

詩譚

詩譚卷五

東吳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心和政平

餞起送彈琴李長史赴洪州云抱琴爲傲吏、孤棹復南行、幾度秋江水、皆添白雪聲、佳期來客

夢幽與綏王程佐牧無勞問心和政自平夫抱琴之牧大是韻事心和政平之語尤爲政之藥石乎諸葛武侯爲相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輕重蓋言平也然先有集思廣益之心而後有稱物平施之道可易言哉

崔膺感興

感興云富貴難義合困窮易感恩古來忠烈士多出貧賤門世上桃李樹但結繁華子自屋抱

關人青雲壯心飲本以勢利交勢盡交情已如何失勢後始嘆門易軌嗟嗟失勢易軌自是世態起滅何見之不蚤也蚤見而達觀之即齊窮達于一視可矣

扣人難得心

說盡世情　何不向思

擊石易得火扣人難得心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深昔人有詩白頭不負髫齡志詎得城南杜館時亦此意也

凡近得句平生不敢言忘世頃難猶爲可報恩

上崔諫議詩

李昭象山中上崔諫議云半生猿鳥共山居、吟月吟風兩鬢疎、新句未嘗忘教化上才何忍不吹噓全家欲去干戈後大國中興禮樂初從此升騰休說命祇希公道數封書恐謂正是公道書難做耳天下事無所爲而爲之者爲公如薦舉一事、必不令人知而後爲無所爲而爲如令人知或待人求公亦私矣宋程伊川與韓持國

范堯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傳云有一官員上書求爲知巳伊川云持國居大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巳是甚道理堯叟云正叔太執求薦常事也伊川曰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咊斯言也執公薦舉之道可知矣

衞準句

衞準詩往往事從閒話來一語極足爲捫舌一

爲人臣亦不可一日無此心腸

篇。

何忍便休官

高駢好爲詩雅有奇藻其言懷詩曰恨少平戎策、慙登拜將壇、手持金鉞冷、身挂鐵衣寒、主聖扶持易恩深報効難三邊猶未淨何忍便休官玩斯詩也其有忠肝乎、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耻也。宋新法行、天下騷動、邵子門人爭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

去何益也。彼藉戶多事。輒思引身者。必共爲羊公鶴耳。

杜荀鶴詩

時世行云。夫因兵死守蓬茅。麻紵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又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乏子孫。還

似平寧徵賦税未曾州縣界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讀此可知亂離之苦民不堪命久矣楊文襄一淸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至今日之所急者又可知矣

結交黃金

高適贈任華云丈夫結交須結貧貧者結交交

始覩世人不解結交者唯重黃金不重人黃金雖多有盡時結交一成無竭期君不見管仲與鮑叔至今留名名不移又張謂詩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然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又杜甫詩翻手為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五倫惟朋友獨全通義法惟交者之

嗟嗟交友為五倫之一利害關于世道不可不謹也

明薛文清公曰天下治日少亂日

爲牧守者皆宜書一通于座右。多道之非恐罰處皆求陵也。雖得此公安人待罪四字。

多正以君子交少小人交多耳此至言也

舂陵行

元結舂陵行序云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太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

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曰軍國
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
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
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飡是草根、暮
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
忍、況乃鞭扑之、郵亭急傳符、來往跡相追、更無
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
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悲傷誰

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
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
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
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
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
不虧何人採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詩序云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殺
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郡不犯此州

遣郎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曰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隣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

遣今酷吏指與者且此惻陽

正韻方之

船將家就魚麥歸老山海邊

杜子美和春陵行序云覽道州元使君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也曰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

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
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
觀乎舂陵作、欻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
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
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
際、純朴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青、獄訟
久衰息、豈唯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
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颷振南岳、之子寵

不羨流、鄭困苦、一飯不忘君父。叙和詩乃出賢賢至誠非常作也。忠孝名臣

若驚、色阻。全印大、典含滄溟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内、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時蘇源明薦結于肅宗時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結上時議三篇乃攝監察御史發宛葉軍屯泌陽全十五城帝善之代宗時侍親歸樊上、後拜道州刺史民樂其教愚備錄之、元公之愛民如子杜公

伊川云令之事令性判民之瘼一事不得成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在忠人不為耳

之好賢猶已具見之矣國家多事益須良吏如差役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中求便民永利者為之區畫曲當不啻已事差役亦何至甚病民也或者謂不忠無良吏忠上之人激揚無法明道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不增害不見害求不勝害不可害）監司而欲伺察州縣州縣而欲掩蔽不如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耳

爭比堯階三尺高

秦長城詩云秦築長城比鐵牢、番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爭比堯階三尺高。即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意也、後世以土木之費、而令國瘠民貧、不可鑒與、

辛苦吟

于濆辛苦吟隴上扶犁兒、手種腹長饑、窗前擲梭女、手織身無衣、我願燕趙妹、化爲嫫母姿、一

笑不直金自然家國肥末二句深有味

行不由徑詩

封孟紳行不由徑詩欲速竟何成康莊亦砥平天衢皆利往吾道泰方行不復由荒徑無由見蔣生三條邅廣逵九軌尚安貞紫陌悠悠去芳塵步步清澹臺千載後公道有遺名讀此可以愧奔競砥氣習士有正行學無異蹊豈非世教之幸哉 明薛文清曰士之氣節全在上人奬

激奬激當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大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是可爲世教一籌也。

贈米嘉榮

禹錫嘗贈歌人米嘉榮詩云唱得梁州意外聲、舊人惟有米嘉榮、近來年少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此句可爲世風一慨、噫尚齒崇讓、周禮有之、數年來見英少子弟、一入黌序、便趾高氣

揚、日無先進、先進亦只得改顏事之、不知其所學何學所修何行也總之世教衰、人不與讓、將如之何、

弔魏信陵

白樂天感遇詩云我聞望江縣魏令撫惸嫠、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沒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祠碣唯有邑人知然則信陵之

治行可以觀矣、讀此不覺重有感也、守令賢否。百姓知之最真言之最確曾不過而問之以致殿最顛倒與百姓之好惡大不相侔遂使守正之士、刓方爲圓要譽弭謗惟利害是圖而不恤萬姓之生死者謂萬姓無能爲也嗚呼、直道在人民口如川秉懿好德尤不可泯因記 明嘉靖間朝城王鰲士以進士爲蒲城令猛擊豪强、寬撫赤子、嘗執法處一銓曹之兄、欲赴京 廷

葵後仲法而止、諸有惠政蒲民父母戴之、歎月
而調去蒲民尸祝不已、家立一木主焚拜、可謂
得人心之至矣。再調被論終于南部、白詩所云
男女涕皆垂、惟有邑人知、正此公之謂也、萬姓。
之頌聲不能達于天子豈可歎數哉大抵巧于
愛民者必拙于沽譽。是在銓人者破格擧用。將
人人以良吏自勉矣。愚嘗謂吏治之不淸由于
官評之失實官評之失實由于採訪之遠民吹

袁君曰足寒傷心。人怨傷國。惜而此言

噓之口曰僞道路之口不靈。何以收察吏安民之效哉。

蘇渙變律

蘇渙有變律云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傾筐對空林、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按渙後以舒哥叛伏誅、何歷險而自戕也、詩之不如其人久矣、

費冠卿孝隱

冠卿字子庠池州人久居京師感懷詩云茕獨不爲苦求名始辛酸上國無交親請謁多少難九月風到面羞汗成氷片求名俟公道名與公道遠力盡一得名他喜我且輕家書十年絕歸去知誰榮馬嘶渭橋挪特地起秋聲後登太和二年第母卒既葬而歸嘆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爲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

院李行修舉其孝隱、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常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于榮養、恨多積于永懷。遂乃屏身丘園、絕跡仕進、守其性志十有五年、峻節無儔、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推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冠卿竟不起賦詩云君親同是先王道、何如骨肉一處老也、知臣下合佐時自古榮華誰可保味其言高潔

明哲俱見之矣、杜荀鶴有詩弔其墓曰凡弔先生者多傷荆棘間、不知三尺墓高卻九華山、天地有何外、子孫無一閒、當時若徵起、未必得身還、夫孝者所以事君。豈徵起不能為世用哉。弔墓之詩猶不足為求忠者勸也、

皇家結網疎

北窗瑣言云大年中陳陶歌詩似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之氣覩其詩自見其閒居襟與云一

額成周力有餘白雲開釣五溪漁中原莫道無
麟鳳自是皇家結綱疎然則結綱之疎豈非薦
賢之責哉人臣以報國爲念則所薦無非公以
植私爲念則所薦無非私薦者公則薦一人得
一人之用薦者私則薦百人不得一人之用矣
故短牘朝馳長牋暮進其薦曰覓親故交求彼
此相推其薦曰互綢繆託契夙有恩私其薦曰
訣白晝大都與好爲市其薦曰鬻此無他總之

從私不從公也。苟以報國爲念而他不遑顧。欲薦賢而賢者至矣昔人有詩云先收先生作棟梁其次收拾補與椽士生清朝誰甘肥遯不慮中原無麟鳳也

楊責時典

貴人昔未貴咸願顧寒微。及自登樞要。何嘗問布衣平明登紫閣日晏掩彤闈擾擾路傍子無勞歌是非。此詩寫世態冷煖盡矣貴不易交、富

不易咏、安得斯人而與之挽頹風也。

講筵賦詩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時講孟子哲廟喜賦二絶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映素屏、特勑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强記師承古道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金勝三軍奏凱還、一時主臣相得甚爲可傳、

花明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責難於君謂之恭二句、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辨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遂意、上謂之曰、此卽敷陳王道之陳也。羣臣叩首謝又謂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嗚呼英主眞不世出矣。

僞傍牡丹圖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因亂來依方國珍與呂玄英爲友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呂題云牡丹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雲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春國儒得詩、即日促裝回鄱陽。

釣者口號

唐末撫州禁汝水放生池採捕、忽有人垂釣、邏者捕之、釣者口號云投却長竿捲却絲手攜蓑

笠賦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

刺史見詩釋之

夜安晝閒

趙清獻詩曰山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濶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此非有平昔之焚香告天而何易以及此哉常人汨沒情欲憧憧擾擾、日夜無息、那討安閒境地、大學知止靜安所以不可幾及也

分甘念母慈

玉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冉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珮縈雲響不及桃源款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屡屡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厠牏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洎貶黔南不能與親俱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贛上食蓮有感

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詩曰永言孝思其山谷之謂乎古詩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殊情至動人。

抄經頭陀

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此楊廷秀贈抄經頭陀詩也筮仕解褐亦可以此爲規

悔翁警世詩

鵲噪未爲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吉凶事。不在鳥音中。亦曰惠迪吉從逆凶而已矣。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皆前定。浮生空自忙。亦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而已矣。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亦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已矣。斯朱夫子以詩警世之意也。

登臨覺險

李翺父爲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

惟清正人乃能言此

下幾經秋、毎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丘。疆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淸、

詩喜同道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

相與祈。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

白尋縣城北范居士詠落茶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一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韻人也

臨危莫愛身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凄涼晚歲收用衰落憊創刓方為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

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文公追詩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鍼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

逃於未鍼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耳文公其仁者之言乎

散作十分春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黄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

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嘗如淡吏術、今日洲江一盃酒便須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此言邑宰可書諸屏也、

上賈似道詩

收拾乾坤一担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此士人上賈似道入相詩也、凡在高位者能無警于心與、凋任有言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人臣當知知進知退之義切不可自誣以誤國也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旣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綮同平章事制下綮曰笑殺天下人旣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幾三月乞致去此不賢于非才而竊位者乎

重內輕外

唐楊汝仕建節後詩云抛郤弓刀上砌臺上方樓殿窄雲間山僧見我衣衫窄、知道新從戰地來、元厚之絳以給事領長樂親舊祖道多以求閩柑荔等食用之物珍美爲言絳詩謝之云州荔黃柑北苑茶勞君誇我向天涯爭如太液池邊看、池北池南總是花、然則垂內輕外之情見矣、人臣隨分自盡。何內外岐視如此、宋包孝肅以諫議乞外任。章至七上。歐文忠亦乞補外。情

詞迫切。

明劉公大夏爲兵部郎秩滿朝議以太僕處之公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我做秀才時。見府縣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止。今幸登朝不得爲親民官非素志也。遂自求爲福建參政乃知有志濟天下事者何嘗重內而輕外也。

騎驢歸里

劉僩久困選調、為陝州司法參軍、律身廉謹、家至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劉法椽、來時騎馬去騎驢、眞宗聞之、用僩為京官。　明臨海

陳公選、嘗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清德大可嘉尚矣

問池臺主

白樂天絕句云、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

不曾到惟展畫圖看此言富貴之人常知知足之義、仕宦不止車生耳徒貽笑耳、

腰下幾時黄

燕公肅爲侍制十年不遷遂作陳情詩曰發逝今日白腰下幾時黄、不久果遷然熱中之誚不能免矣、

戒躁進詩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常求奏遷秩質作詩

位高不可無此心

視物之數如此

僥之共一曰我本羇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
不克。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墜兩
曾當閉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
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
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
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
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然
則人臣到處希速化者必其居官而不思盡職

者也何官不可作第一等事何處不可作第一等人業有崇卑官無顯晦賢者自當勉之

太白晝見詩

宋王十朋因太白晝見詩曰煌煌太白生東方追逐殘月生光芒太陽中天不肯藏過午一點猶微茫太史占之此何祥感憂兵起人流亡金行用事多災傷大風地震水旱蝗有一于此宜預防穰然並見何以當臣言天意未可量消天

翁閬齋 吳淑卿

赤地與堯湯，偃禾拔木悟成王。宋宗一言國乃昌，災異不作憂楚莊。吾皇修德應彼蒼。去讒遠佞任忠良，推誠納諫正紀綱。內修政事仍外攘，誓雪國恥還封疆。強虜當弱吾當強，天戒爲福非爲殃。願勿徒以虛文禳。包孝肅論星變疏曰：災異之來，各象過失，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誡，可不寅畏恐懼乎。古之明王，必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能應以德則咎息，不能應以德則

孫本于誠作猶應改亦可。

災至應之之善非誠不立非信不行此即頋勿以虛文穢之意也。忠義具見之矣、

朱陳村詩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爲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三十四韻其略云縣遠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才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爲陳村人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

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親屬、居有族少長遊有羣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隣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及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味其詩以兩字爲薦者除諫官亦宜

詩賀三諫官

慶曆初承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懽。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謨佐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詩薦于上。亦除諫官。

古人以學爲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

詩之不可染人如此夫李白不

詩爲学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掐擢胃腎此生精力盡于詩者是誠弊精神于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間出于（亦有學士假借者）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爲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

知言無以加人今言然行[illegible]之人品行見矣

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訶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詩存龜山祠

楊龜山廟祠在常州有豪家欲奪其地者郡守

公行香日題詩壁間、豪家愧而寢焉、詩曰瓣香覓路拜龜山、獨立斜陽未忍還、廟貌儼如生氣在、斷碑惟見蘚苔班、道傳伊洛名千古迹寄毘陵屋半間。黃鳥不知誰是主、隔林猶自語關關、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不能保五畝宅耶。玄慙而止。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爲

結邦在人心

集錢贖之。然則身苟富德。誠不必潤屋爲子孫長久計也。

過昭陵詩

宋仁宗仁愛厚澤難以言喻有人過昭陵詩云農桑不擾歲華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淚過昭陵其邊將一聯足槩宋室之弱、

時淸未忍辭官

濂溪集和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惜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繇衷之言若今人口爲懷山之言惟行戀官之計唐僧白雲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靑山歸去好靑山能有幾人歸與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俱勘破宦情

夫婦雅操

王元若癖風月終于貧病妻黃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寒夜必先起然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

有聽琴詩曰撫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澀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夫婦同心商訂韻雅如已已足豈可多得

覓睡方

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睡亦有方耶先睡心後睡眼所謂此心安處是吾鄉是也是亦有方

矣、

賦牧童詩

黄魯直七八歲時賦牧童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魯直舞象之年、已勘破世局如此、

狂得我情

王陽明講學于天泉橋上、時月白如洗、諸弟子歌詩理琴、遠近相答、陽明頗而樂之、遂即席賦

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目語諸弟子曰、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益世之學者沒溺于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敎、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于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濶略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思歸以裁之、使入于道耳。龜山詩盈科日

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違多狂未歇。坐馳還愛鏡中頭。可醫學者騖高之弊。

呂與叔詩

克己詩云克己功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呂涇野極愛此何以爲深合孔門求仁之肯

禮儀詩云禮儀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即加衣饑即食。孰爲末後孰爲先。言禮之切

于日用無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也程氏遺書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于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履危地。此乃勞苦也。嗚呼禮敎不行風俗何繇正哉

野色天光

張子韶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嘆曰此詩非特爲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

徹處、境界皆如此、

來瞿唐詩

來瞿唐蜀孝廉也、自萬曆中樂道求淡、厭科目之學、焚引爲侍養計、益遯心理學、其示學者詩曰、爲學如燒窑。切不可助長。火候功夫到。烟自生淸亮。仲尼到而今。千載道已喪。只因名利關。終日作膨脹。因此自沈溺。墮落深萬丈。仰視舜。仲尼。仲尼在天上。不須求花譜。篤者舊花樣。只

于心上見何處是蕩蕩有人問蕩蕩何以用功
也曰去其所以戚戚者則不求蕩蕩而自蕩蕩
矣又有詩云撤去百般憂明鏡光瑩瑩提起鏡
來照仲尼在裏頭又云說與種花人種花只鋤
草又云今日醒一醒明日悟一悟一日復一日
就生登天步立在崑崙頂絕月四面顧下見紅
塵起千條萬條路此非悟後之言乎又詩我有
春情滿壯懷自言曰春情者仁心也次云必生

芳草傳消息。方遣流鶯說去來。言仁性不可見。惟發之惻隱則可言之。故必傳其消息。而後可說去來也。又詩云紅日幾番輝白玉。赤松今已變黃梅。言紅日白玉者謂良心本無私欲。赤松仙人也黃梅禪僧也言天下學者通講禪矣。此公見道分明見於詩者如此其論治道大都以崇節義破常格爲言亦留心世務而有得者矣平生篤行孝、親亡依墓、除喪終不脫麻衣、嘗書

願學孔子四字以自勉、吁有士如此而竟以孝
廉終其身因讀其書而有感于世未嘗無人。特
不用耳。

節婦吟

張籍在他鎮幕府中李師古以書幣辟之。籍却
而不納作節婦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
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
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

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此言婉可以動人如閔子辭費宰亦曰善爲我辭焉所以曲遂其高尚也、若絕交書不免惹禍、

閒處坐

韓退之云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莫思世事兼身事、須看人閒比夢閒邵康節云堪嘆五伯爭周鼎可笑三分拾漢餘何似不才閒處坐平時雲水遶衣裾康節覺度越多矣、所

謂彼他急流中討快樂三十年非虛語也、

洞庭老人詩

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恐世人知乘除者少知乘除則不至于離披酩酊矣易曰知進而知退知存而知亡其惟聖人乎、信乎知乘除者少、而良夜月明、决不肯收釣筒也、

又昔人題漁翁夜釣圖勸君急罷釣明月已無

多較足醒世

詩譚卷五終